

政党 和 政党制度

ZHENGDANG

ZHENGDANG ZHIDU

周淑真 著

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政党

ZHENGDANG

和

政党制度

ZHENGDANG ZHIDU

周淑真 著

比较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装帧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唐桂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

ISBN 7-01-003358-7

I . 政…

II . 周…

III . ①政党-研究-世界 ②政党-政治制度-研究-世界

IV . D564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ZHENGDANG HE ZHENGDANG ZHIDU BJJIAO YANJIU

周淑真 著

人 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8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358-7/D·942 定价:24.00 元

前　　言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便逐渐成为近代政治体系的主流。政党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民主的潮流而出现的。从政治体系而言，政党的出现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党的出现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如果马基雅弗里时代政治舞台的主角是君主，那么当今世界各国政治舞台的主角是政党。从18世纪政党在英国议会出现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政党直接或间接指导下展开的。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当今世界，政党的存在几乎是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据目前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政党的确立和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的政治形式。于是，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就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虽然不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存在的，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制

度中的地位；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都必须以政党为依托。有的学者认为政党“形”在制度之外、“体”在政治制度之中，而且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政治权力的中心。政党在政治制度中独特的政治角色定位，使其在政治制度的实行和自身的活动中，不仅能通过权力和政治制度，而且还能通过思想意识和各种社会单位，组织和指导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党的这种功能和作用是其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所没有的。在现代国家里，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政党影响，政党甚至能影响到那些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的生活。

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柱，政党能发挥许多政治功能，如政治领导的选择与甄拔，利益的表达与汇集，政府的组织与控制，社会的动员，国家权力的运作等等。在现代国家中，从进行选举，组织政府，直到管理国家，制定政策，通常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所以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具有领导政治发展的地位，无论是总统制、内阁制或是采用其他政治制度，国家的政治领袖通常也就是政党的领袖。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之下，如无政党，民主政治便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政党不是当代政府的附加物，而是政府的组织者和中心，是政府中决定性、创造性的角色。国家犹如一部政治机器，政党就是这部机器的发动机，民为邦本，国无民不立；党为民魂，民无党不活。国家赖有党的动力，运作不已，发展不息；人民依附党的活力奋发有为，以尽国民的职责。我们生活的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感受到政党的存在和政党影响。因此，应该对政党的总体概念、政党必备的要素、产生发展规律、运作通则及政党之间相互关系有所了解。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

想,力求取得国家政权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从世界历史上看,政党萌芽于 17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到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和中期的美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政党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以阶级为标准,可以区分为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分为共产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宗教型政党;以是否执政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朝党和在野党,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参政党;以政党组织模式和活动方式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议会民主政党和革命性政党,公开政党和秘密政党,合法政党和非法政党;以组织和活动区域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地方性政党、全国性政党,地区性政党和国际性政党;以参加政党的成员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群众性政党和干部型政党。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以保护人类自然环境为己任的绿党。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政党”这一定义的内涵有哪些,政党在它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普遍性的规律,政党结合的因素和基础有哪些,为什么在同一国度的同一历史条件下产生性质截然不同的政党,一般说来政党产生应具备哪些客观条件,政党应该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政党领袖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能力,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党纲、党纪、交纳党费等方面有什么区别,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政党各有什么特征,这些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政党学,上述这些问题作为政治学中的重要分支——政党学都应该予以回答。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权是由一定的政党领导的,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方式和制度性的规范,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同

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形成了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的标志性内涵。同时,因为政党既然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因而它也必须同政权和其他的政党发生一定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一个国家中各个政党的形态、力量、历史等方面各不相同。一般说来,一个政党对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贡献越大,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历史越艰苦卓绝,在所形成的政党制度中的地位就越重要,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政党制度也就越稳定、越持久。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政党如何实现自身的运转、行使国家政权、干预政治生活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是各个政党在争夺对于国家政权支配时逐渐的形成的权力和地位划分的模式。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形成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在当今世界,人们一般按照主要政党的数量来划分政党制度。在各种政党制度中,有两党制:特点是一党在朝,一党在野,有合法的竞争,实行成熟的两党制的国家一般不会走大的弯路;多党制:体现多党竞争,特点是政府内阁更替频繁,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对政治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基本上能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政局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一党制:特点是一党的权力,一党领袖的权力高于国家的权力,或者是等同于国家的权力。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了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

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政党制度是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半个世纪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明，这种政党制度保证了社会各阶层最广泛地政治参与，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说明了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将长期存在，这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也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并赞赏。90年代末我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非洲时，在几个国家介绍了我国的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情况。这些国家的在野党的领导人听了以后说，如果我国的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对待我们就好了；而执政党的领导人听了以后说，如果我国的在野党像你们国家的民主党派那样就好了。他们都对我国的政党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说明了非洲各国政党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向往。由于在这一政党制度中有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和平等合作参政的参政党，亦可称为“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合作政党制度。

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都有其基本运作方式和规则，但是同一种类型的政党制度运用于不同的国家，又都各具特点，各具不同模式。如同是两党制，在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两党制，政党轮替是由总统选举决定的；在英国则是议会制的两党制，政党的执政或在野是由在议会下院选举中是否占多数席位决定。同是多党制，在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在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德国的多党制则有5%条款的限制，在日本则是多党并立、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多党制。另外，就多党制来说，不同的国家结合本国的情况又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是一个政党单独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而执政，有的则是组成政党联盟参与竞选联合执政，有的上述两种形式兼而有之，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政

党制度模式或体制能适用于世界各国。各种模式政党制度的形成都是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而非单纯的政治问题、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由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我们既要承认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也要承认国家差别和民族差别。任何独立的政党体制都会显现出独特的民族特性,每一种政党制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发展而成,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的邯郸学步,如此只会失其故步。应当看到,在世界各国,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幸福的政党制度就是成功的政党制度,它所实行的政党制度就是卓然挺立的政党制度。各种政党制度,无绝对优劣可言;所异者是其采用的国家民族能否适用。能行于甲者,未必适用于乙。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占领日本,推行美国的宪法政治包括政党制度,希望日本也走以美国为蓝本的两党制道路。但日本有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文化,经过1945—1955年10年政党乱立时期,不仅没有走上两党制道路,反而出现了持续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五五年体制”。甚至在1994年“五五年体制”解体以后,接踵而来的依然是乱党林立,人们渴望的两党制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建立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摸索的过程。综观近现代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都说明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国家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中国人民经历过辛亥革命后多党制的破产和国民党一党专政压迫之痛苦,才选择了适合国情的多党合作制度。再如俄罗斯在1991

年苏联解体 10 年以后,尚有一百八十多个政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俄总统普京认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并未形成真正的政党制度,目前的政党实际上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政治俱乐部”。政党的混乱无序对俄社会经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在俄罗斯形成有序的政党制度,俄各种政治力量支持普京提交国家杜马在 2001 年春审议的《政党法》。如《政党法》(草案)规定,一个政党必须有不少于 1 万名党员,而且在一半以上的联邦主体、即至少在 45 个地区建立有党的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不少于 100 名党员。《政党法》(草案)禁止建立旨在以暴力改变宪法、破坏俄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煽动种族及民族仇恨的政党。其目的在于减少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数量,使政党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它说明,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的建立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也说明在如何建立利国福民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问题上蕴涵着智慧和学问。

关于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总称为“政党学”的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政党学”是一个使人感到生疏的概念,在政党研究领域,能够专门辟为一个学科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研究,我们称之为“党的学说”、“党建理论”。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之时,无论是从理论的科学性来说,还是从整个世界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实际来看,这种视野和思路都过于狭窄。鉴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有必要建立我国的“政党学”。政党学除了研究我国无产阶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外,还要研究世界各国各类政党产生、发展和活动的一般规律,研究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方面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即政党制度,研究各种类型政党制度的普遍规律和各种模式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构成政党和

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二

人类社会刚刚叩开 21 世纪的大门。面对新的世纪，现代政治中的政党和政党制度问题有许多新的特点。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快速发展，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党数量迅速增加，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利益的各类政党，在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独特作用。传统政党力量下降，政党体制日趋多样化，政党活动环境更加宽松平稳，世界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多样化的发展时期。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被打破。

在世界近代史上曾有四次政党数量扩张期，最近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的短短几年间，世界上掀起一股多党制浪潮，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主要集中在非洲、原苏联及东欧地区，目前，在世界上五千多个政党总数中，有 1/3 是这个时候建立的。80 年代末，非洲政党数量总共只有一百三十多个，而到 90 年代中期一度膨胀到一千三百多个。在原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新的政党应运而生，曾一度出现上千个政党。仅俄罗斯到 2000 年还有一百八十多政党或政治团体。俄共是全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拥有党员 53 万。其次是在 2000 年 5 月 27 日得到总统普京支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会宣告成立的“团结党”，拥有党员 23 万人。在

亚洲和拉丁美洲，新的政党组织也不断产生。如印尼总统瓦希德上台后，宣布解除党禁，允许不同政见的党派合法存在。拉美一些国家的游击队，放弃过去武装斗争道路，纷纷组建新的合法政党，参加本国民主选举，有些新的政党崭露头角，其力量和影响不容忽视。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已出现过几千个新的政党，其类型多种多样，包括民族主义政党、宗教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绿党、右翼政党，甚至出现一些家族党、部族党、军人党、退休者党或专业性质的政党。经过近十年的大浪淘沙，这些新的政党有的自强自立、身手不凡，有的昙花一现、自生自灭；有的则改头换面，另谋出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原有的格局，使世界政党现象千姿百态，政党政治丰富多彩。

在新的政党数量增加的同时，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加剧分化，力量下降。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大党，特别是执政党力量进一步削弱，政党格局趋于分散化。如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都是本国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以前得票率之和都超过 90%，但现在的得票率之和只有 70%。现在台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没有足够的票数，不能单独执政，只得与绿党等小党联合组阁。冷战结束后，欧洲传统的左右两极政党格局开始动摇，左右翼力量此消彼长，逐渐向中左、中右两大政党势力对峙的新格局演进。尽管主导西欧政党政治发展的仍然是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和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但在两极政党格局的大框架下，内部多极趋势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欧洲共产党力量止跌回升，占有一定的议会席位，如法共在 1997 年大选后成为参政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也曾参加达莱马的中左政府；二是欧洲绿党力量迅速发展，议会席位和选票增加，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如德国的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芬兰绿色联盟、瑞典环境党、意大利绿党、比利时绿党等相继入阁;三是欧洲极右政党力量急剧膨胀,成为政党格局多极中的重要一极。目前一些具有极右翼色彩的政党已经进入欧洲国家的各级议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挪威进步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西斯与自由”和“三色火焰”、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以及德国的“人民联盟”、“共和党”、“国家民主党”等等。这些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奥地利的极右政党自由党在 1999 年大选中以 27% 的选票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政党,并于 2000 年初与人民党联合组成右翼政府,在欧洲政坛产生极大震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联合政府成立当天,以色列和美国就宣布撤回大使,欧盟 14 个成员国则宣布暂停同奥地利的一切双边外交接触,这是在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成员国采取政治制裁措施。在外交制裁的压力下,海德尔只得辞掉了自由党主席的职务。右翼政党力量的重新恢复或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两极政党格局的力量平衡,从而加速了欧洲新的多党两极化格局的形成。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有的成为第一大党,有的入阁执政,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在亚洲,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党发展势头猛烈,取代国大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3 年内两度执政,1999 年大选中再次上台。以国大党为代表的世俗政党与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教派性政党的争夺将在印度政坛上占主导地位。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困难之时,宗教势力趁机发展。如印尼解除党禁后,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纷纷成立,1998 年就成立了 10 个穆斯林政党,穆斯林领袖瓦希德被选为总统。中东地区的伊朗、土耳

其、苏丹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教派组织先后建立了伊斯兰政权。澳大利亚近年来出现一个带有单一民族色彩的“团结党”，公开提出取消土著人福利、仇视亚裔的口号，并在 1998 年的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在巴尔干、高加索地区，甚至包括俄罗斯，不少政党都以民族主义甚至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竞选旗帜。极端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政党在所属民族、宗教利益被忽视的情况下，以鲜明的特色和特定的利益，以号召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信仰的民众，确立自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教派势力与恐怖主义相结合，成为本国和国际新的动乱和不稳定因素。但多数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注意调整某些极端做法，收敛民族主义情绪，淡化教派色彩，以争取获得国际承认。带有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政党的迅速崛起，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形成严重冲击。

第二，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

在冷战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以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为主，除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多数选择了一党制或“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很长时间都是由一个大党长期执掌政权，甚至连日本也是这样的政党体制。苏东巨变以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并迅速分化瓦解，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或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多党合作制已经转变为多党议会民主制，政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不同形式的一党制普遍受到冲击，军人政权、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转向多党政治体制。非洲过去实行一党制或由于军人统治而没有政党的国家共 38 个，到 90

年代初,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现在非洲 53 个国家,除利比亚、苏丹实行无党制,斯威士兰搞君主制外,其他国家都宣称实行多党制。在亚洲,日本的自民党是长期执政的大党,自 1993 年失去国会内第一大党的地位以后,党内分裂不断,力量逐渐下降,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印度自 1947 年独立以来,国大党连续执政 45 年之久,成为印度政坛上的主导党。自冷战结束以来,该党力量迅速下降,1996 年全国大选中,在有 543 个席位的人民院中只获得 147 席。1998 年丧失政权,而且丧失第一大党的地位。韩国、泰国、印尼、柬埔寨等国,传统的大党执政地位出现危机,执政党联盟逐渐扩大。在这些国家,多党竞争格局开始确立,联合执政成为惟一的现实选择。在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 1929 年成立以来连续执政,使墨西哥成为典型的一党独大制国家。冷战结束以后该党力量开始下降,1997 年 7 月中期选举,第一次丧失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2000 年 7 月 2 日,执政 71 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败北,让位于由国家行动党和绿党联合组成的反对派竞选联盟。拉美一些国家的军人独裁、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的政治局面也在改变,传统的两党制正在面临着“第三党”或独立力量的挑战,多党制度盛行。如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力量开始衰退,由十多个小党联合推出的查韦斯在 2000 年当选为总统,打破了传统两党主宰委内瑞拉政坛的局面。政党体制由一变多,多党竞争、多党联合执政是冷战后世界政党制度变化的主要特点。

政党体制的多元化,使得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欧洲,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和争取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队伍,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都在逐渐向中间靠拢,并不断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对自己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传统政策与理论纲领进

行革新与修正。荷兰工党、英国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法国社会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西欧社会党 90 年代中后期先后上台执政后,走中左价值观的温和改良之路,对国家的作用不同程度地加以肯定,对市场作用也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力求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试图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福利国家主义的经济活力,其中以第三条道路、新中间道路最为典型。与此同时,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处于在野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党也注意吸取自由主义在西欧普遍失势的教训,修正过分强调效益、分割劳方利益、大减社会福利、忽视失业问题的右倾政策。欧洲人民党明确提出了“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目前 22 个欧洲人民党成员中的 16 个政党已经宣称转向中间主义的政治路线,其中包括执政的西班牙人民党、爱尔兰人民党。

伴随政党的中间化,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日渐缩小。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是各政党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选民主要不是以政党的政治分野和理想主张作为选择标准,而是越来越多的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因此政党竞选纲领必须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在世纪之交,传统的左右两极都在不断调整改革,政党政治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变化,左右界限逐渐模糊,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方向倾斜,彼此都对自己过去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观点作了修正,政策主张变得更加温和、务实。它们越来越多地依据形势发展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政府政策,以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第三,政党的传统社会政治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已

开始出现“全民化”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

从传统意义上讲，世界上现有的各类政党，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组织，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和政治派别，有自己独特的阶级属性和功能作用。政党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如何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和维护政权，从而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利益。但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时代主题变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功能作用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传统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随之发生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衰弱，第三产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传统工人大幅减少，科技、管理、办公室人员等所谓“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这使得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据以依靠的以阶级界限划分为基础的社会力量被打乱，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保守党等主流政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

二是随着生产的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和个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人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同参与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过渡，人们对传统政党认同感下降，忠诚度降低，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

三是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对传统政党产生冲击。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组织并不直接关心政治，没有提出执政、参政的政治主张，而主要关心与政治相关的具体事务，如女